

李會長護持佛法確實是盡心盡力，除了居士林跟這個道場之外，又開闢了法輪社跟竹林寺做我們學習弘法的場所。這兩個地方以前我都沒有去過，昨天是第一次去參訪法輪社，看到這個道場、信徒都非常難得，有這兩個場所提供常年講經弘法，我想一定會對這個地區產生好的影響，會帶動這一方佛法的興旺，直接的幫助社會提升道德的水平，帶來安定繁榮。

昨天我聽慧照師的講演，不知道他們有沒有錄音？那個錄音帶最好帶回來，我們自己多聽聽。講演跟講經各有難處，在一般初學，講經比講演容易，因為經典有文字可以依靠，有古今大德的註解可以參考，只要能夠遵循就不會講錯，但是這一部經要講的好，那就不容易了，完全要靠修持的功夫；講演雖然時間不長，比講經更難。《實用講演術》這個小冊子要細心的去揣摩，講演能夠講得精采，更是不容易的事情，這些都是要細心去研究。

我們從事弘法利生的行業，講台上的表演是我們這個行業重要的一部分，所以不能不講求，每次講的，現在的好處，都留著有錄音或者是錄影，可以在講後細心的去觀察、去檢討，不斷的求改進。這裡面重要的原則，還是在講經裡面所說的，「簡而不繁，易而不難，淺而不深，明而不昧」。現代人讀古書是愈來愈少了，科技的發達、工商業的發達，人們意識裡面沒有一個不是充斥著競爭的觀念，由於競爭，使得自己的生活壓力非常沈重，多半重視物質生活的享受，疏忽了精神的文明，這是佛法裡面所說的迷而不覺。我們怎樣喚醒他們？讓他們明白事實真相，在這一生當中真正過自己的生活。人雖然不能離開社會，不能離開人群，如何能不受社會大

眾負面的影響，我們以正面的影響去影響社會大眾，這是我們修學弘化的目標。

所以講演要掌握到重心，現前大眾迫切的需要，要把這個講題充分的發揮出來，使他聽了之後能深受感動，佛教給我們說法，三轉法輪，這個都是很重要的原則。示轉，直接指示出來，直接的指示有時候他不能體會，再用比喻，比喻他明白了，但是信心很不容易建立，再說作證轉。譬如念佛往生，我們舉出幾個例子，舉例是愈近愈好，最好是現前，就在本地，一提出來大家都知道，有人曾經見到，有多少人曾經聽到，這個證據是最有力量的。

像我們勸人念佛求生淨土，最近的例子，「觀音救苦會」林居士的往生，這是沒幾天之前的事情，許多同修都在場，親眼所見，親耳所聞，你不能不相信。講經、講演盡量避免名相術語，老的講經場所，像居士林的聽眾都算是老聽眾，他們很多人都聽了十年了，當然這種場所我們用名相術語是可以的，他不是初學。可是還要顧慮到每次講經都會有幾個新來的人，我們要接引這些新來的，讓他嘗到佛法的法味，得到法喜，他以後會常來；不但他自己常來，他會帶他的朋友們來。為了顧及這些少數新來的，我們名相術語還是把它減少到最低的程度為好。

現代社會跟古時候的社會不一樣，古代講經多半是寺院叢林內部，一個大的叢林住幾千人，小道場也有一、二百人，所以它是對內的，不是對外的，很少對外活動，這中國古代的，所以這些名相術語大家都很熟悉，說話用這種工具就省了很多言語，這是過去的環境。過去在家居士要想聽佛經，他有休閒的時候，從前是農業社會，生活沒有這麼緊張，休閒的時間很多，所以利用休閒的時間，尤其是讀書人，所以來聽經、聞法的，多半是士大夫階級、中產階級，他生活能夠過得去。過去一般小康之家都有產業，有田地，田

地自己不耕種，就給農夫們耕種，他收租，收的稻米能夠分一些，他用這個安定自己的物質生活。

他每一年差不多有固定的收入，古人的生活都很節儉，佛家的教育、儒家的教育，都教人節儉，都教人知足常樂，所以對生活沒有奢求，過得很安穩。所以他的休閒時間很多，一般讀書人就帶著一點糧食到寺廟裡面去討經單，在家居士可以到寺廟討經單。討經單是什麼？就是聽經，住在寺廟裡，這一部經講一個月，他就在這裡住一個月，講半年他就住半年。所以都是知識分子，這個經可以深講。現代這個社會環境跟過去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，現在來聽經的人，多半都是對佛法沒有什麼涉獵的，縱然是學佛，也都是拜拜，普通一般信仰而已，對於什麼叫佛法，他並沒有深刻去研究，他也沒有時間去研究。所以我們講得愈淺愈好，愈明白愈好，不必含蓄，愈簡單愈好，這是現在社會，中國、外國普遍歡迎的。所以講經、講演都要著重在契機。

講演時講演術固然要很熟，講演的講稿要知道怎樣去撰寫，撰寫講稿最重要的就是層次、條理分明。李炳南老居士他有一份這些資料，這份資料是他幾十年心血的結晶，他曾經跟我講過好幾次，說這份資料是他一生心血的結晶，他沒有寫成講稿，他編成表解，表解就是大綱。所以一次的講演，無論時間長短，它有層次、有條理，一點都不亂。這個表稿收在《弘護小品》裡面，好像你們那邊書架上都有，大概一共有一百多篇。他的講演通常是五次一個單元，五次講演可以連起來的，每次講演也可以獨立，這是一份很好的參考資料。會編這種講演的大綱，跟諸位說，你慢慢就會作科判了，對於經論你會作科判，你就會講經了，這個經文裡面的章法、結構、思想、體系，你就能夠掌握了。

初學從講演下手是比較方便，因為什麼？因為它時間短，一次

或者是三十分鐘，或者是一個小時，範圍有限，困難度就低了；一部經至少要講個十幾次，確實是比較難，分量太大，經文長，初學很難掌握到重點，這是學經的難處。可是現代學經，我們能夠依靠古人的註解，這些難度古人都已經幫我們解決了，我們在這個裡面只要掌握到取捨，取捨的標準是現在聽眾們的需要，所以取捨標準不能以自己為標準，以自己為標準那會失敗，以聽眾為標準。所以仔細觀察聽眾的程度、聽眾的需求，我們講的三番觀機，所以我們對於採取古人的註子，或者採取現在人的註子，都是為了聽眾的需要。聽眾不需要的，或者是跟現代這個社會大眾意識形態、生活方式不太容易理解的部分，不是迫切需求的部分，像這些地方我們都可以把它捨棄。

特別是一些談玄說妙，理上講的沒錯，但是不契機。契理不契機、契機不契理，都不可以，一定要選擇是理機雙契，根據這些原理原則來取捨，就不會錯了，取捨精當。關於取捨這樁事情，諸位要是用功細心去研究，我們曾經印了一本《淨土五經讀本》，《無量壽經》九種本子都在裡面，五種原譯本，三種會集本，一種節校本。三種會集本是王龍舒的、魏源的、夏蓮居的；節校本是彭際清的，總共九種本子，你可以細細去看，很有味道。你看王龍舒對於原譯本的取捨，魏默深的取捨，夏蓮居的取捨，他們會集不是取捨嗎？你在這個裡面去看看，哪個取捨的好，取捨的恰當，哪個取捨不妥當，這個就能學到。確確實實取捨精當，精是精采，當是妥當，夏蓮居這個本子，比王龍舒、比魏默深的確實是好。這是我們的好參考資料，我們拿到東西的時候會取捨，能夠取捨做到精當，就超過人，這是好方法。

你們一到此地來我就勉勵大家，你們學習時間雖然不長，真正要是善學，你一定超過我。為什麼？你所講的東西是我的精華。佛

法裡頭五種比喻你要明白這個道理，五種比喻是乳，乳提成酪，酪提成酥，酥提成醍醐，愈來愈精華，我給你這個東西是乳，你在這個裡頭提煉就超越，你要取捨不當，那就不行了，取捨精當就是從這個基礎上不斷往上提升。所以佛經上說「踏著毘盧頂上行」，這個話沒錯，毘盧遮那佛講的這些佛法給我們這等於乳，給我們做基礎，我們在這個裡頭提煉，就是踏著他的肩膀，踏著他的頂頭上去了，當然精采！我講一個小時，你們講十五分鐘，把我一個小時講的東西去掉四分之三，保留四分之一，那當然是精采，當然比我好。這個五種比喻，「踏著毘盧頂上行」就是這個意思，這叫善學，所以說後來居上，一定的道理。

學不成功的是什麼？他不明白這個道理，不懂這個原理，自己搞一些東西拉拉雜雜摻進去，那就什麼都不像，失敗在此地。你看看自古以來祖師大德的成就，你細細去看《高僧傳》、看《居士傳》，他的成功就在此地，他懂得這個原則，他能夠守定這個原則，很短的時間他出人頭地，他成就了。一個真正有道德的人，真正發菩提心的人，念念是普度一切眾生，普度一切眾生，一個人做不到，希望別人都超過自己，社會才有救，如果還有嫉妒、障礙，希望別人比自己都差一點，這個社會完了。

所以一個好的老師，自古以來，都是希望學生能夠超過自己，所以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」，這個老師安慰，做老師的人歡喜。能不能超過？決定能，什麼人能？懂得這個道理，聽話的人能，與天賦關係並不大，遵守方法，沒有一個不成就的。有天才而不肯守法，雖然在年輕的時候表現很不錯，可是長大之後未必有成就，這個就是諺語裡頭常講的「聰明反被聰明誤」，容易流向狂妄，不遵守成規。你要曉得，成規是古今一切聖哲累積的經驗，那才是真正寶貴！不但是中等人循著成規能成就，愚人守著成規都會開悟，成規

是寶。我們今天講，幾千年的古董，古董值錢，但是古董很少人識貨，看到破破爛爛的，破舊的，往往丟到一邊去，不要了，不識貨，識貨的人很少，沒有現代那些藝術品做得那麼美，讓人一看就歡喜。古董那個東西，非要懂得它的那才有味道，不懂它的，擺在這裡沒有味道，破銅爛鐵，所以一個真正成功的人，沒有不重視成規的。不違背這些規矩這就是善，從規矩裡面再超越那是巧，那善巧！巧決定是建立在善的基礎裡頭，那個巧叫善巧，巧而不善就錯了。巧而不善，不如善而不巧，沒有過失，規規矩矩的，沒有過失。

這個「巧」我過去也跟你們講過，我們先要求善，樣樣能合規矩，什麼時候宜巧？一個是熟能生巧，熟是經驗，我們講台經驗豐富自然就巧了，所以熟能生巧；另外一個是開悟就巧了，悟入那個境界那當然巧了。怎麼樣悟入？還是先要熟，你不熟你怎麼會開悟？所以生處轉熟，熟就能悟入，還是這一套老規矩，沒有辦法改變這個規矩。講演這一道題目先定出來了，上台講演，有的人直接就把這個題目宣布了，可是有些人上台先不講題目，題目大概在當中，或者到末後才點題，那也很有味道。這個裡頭講起承轉合，用什麼樣的方法引起聽眾的興趣，引起聽眾的注意力，所以這個開頭的幾句話很重要，要把聽眾的心抓到。

譬如昨天慧照法師這個講題，「淨土的三資糧」，開頭用最簡單的言語，因為他的時間只有一個小時，前引五分鐘的時間就夠了，所以這個講演全程，時間分配，自己預先要想定，在講台上要掌握。首先說明佛法的殊勝，或者是先講生活的艱苦，這是果，非常現實，一提起這個，大家都感覺到我們生活是非常苦，不但貧窮苦，富貴也苦。如何真正能夠離苦得樂，恆住世間，一切學術無過於佛法，這就帶到佛法裡頭去了，這說明我們為什麼講佛法，再將佛法做個簡略的介紹，為什麼？因為社會許許多多的人對佛法誤會了

，以為這個東西是消極、是迷信，再用幾分鐘的時間把觀念糾正過來。

佛法無限的深廣，我們一個人短短的一生，像大海水一樣，也只能一瓢飲，這一瓢就得選擇了，法門這麼多，經典這麼多，我們選擇什麼，我們憑什麼選擇淨土？這麼多的經論，這麼多宗派，你為什麼選這個？你要說不出一番道理出來，「老王賣瓜，自賣自誇」，他修淨土叫我們也跟著修淨土，所以人不會服。所以我們在這個時候也得引經據典，佛在經上講「正法時期，戒律成就；像法時期，禪定成就；末法時期，淨土成就」，我們選擇這個，佛替我們選擇的。然後再回過頭來，這個法門確實好，為什麼？依據的經論少，容易學，這不是扣回來了？再轉到最重要的，修行的方法，再扣到你的主題上去，信願行，一條一條講清楚，末後勸大家，再舉林居士往生作證，你看三轉法輪都有了，那就很有味道了。雖然一個小時，會講得很精采，大家聽完之後還有餘味。

往後像這種場面幾乎非常非常之多，臨時請講演比請講經的機會多，我們要常常揣摩，不要到人家來請的時候我們準備，來不及了，平常就要準備，準備十幾二十個講稿，自己平常就要準備，想定在什麼環境當中我們應該怎麼講法，找幾個講題。還有一個取巧的方法，講經，講經什麼？我們實實在在是講的經，但是並沒有把經本發給大家，你講這一段經的時候，把這段經裡面的意思融會一下，做一個題目，形式是講演，實際上是講經，這也是個方法。像一品經，它都有個品題，你把那個品題換一換，你換個題目，也是個講題，這也是個取巧的方法。總在自己要善於運用，都會講得很成功。

《無量壽經》你要把全經拆開做幾個講題，或是專題講演來講，也很有趣味。像經上講的西方世界的依正莊嚴，這個文字也不少

，我們可以標個標題「導遊極樂世界」，這個很有味道，把這段經文組織成講演的講材。修學的方法、理論，經典裡面有許許多多的教誨，教我們現前怎樣過日子，怎樣工作，怎樣處事待人接物，現前就得到利益，解決我們現實的生活，把這個生活上的問題，都可以在這個裡頭取材，作成長篇、短篇的講詞。最重要的是引起大眾的興趣，使他能得到真實的利益，他就會認真來學習。